



# 足球变奏曲

陈志贤



绿茵场上踢球的市民。

本报记者 李想 摄

前不久,家乡南安足球队夺冠的消息霸屏了大半个朋友圈。想来,已很久没有关注足球的话题了。好像也没有这么一个共同关注的话题,能瞬间点燃全城的热情。如果有,应该只有足球。

说起足球,那自然是让无数人既爱又恨。爱的是足球,恨的却是足球背后的人。长久萦绕心间的,是一段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悲愤低回,却又始终坚韧绵长的变奏曲。

足球,我接触得比较早。缘于父亲在华侨农场子弟学校教书,那里归侨子女有踢球的传统。学校教师宿舍楼下,就有一个不大标准的足球场。说是足球场,其实就是一大片不太规整的地面,也无明显的边线。坑坑洼洼,青黄驳杂,青的是草,黄的是土。球场两边放置了两个胳膊粗的铁管焊成的球门。这个简陋的球场在当时那个贫瘠岁月里,却时常是一片喧嚣和欢乐的海洋。

遇到有踢球的时候,球场人很多。因为下场的队员多,场边的观众也多,欢呼呐喊的气势也远超其他比赛。小时候的我并不懂足球,但不影响我看热闹。我在自家门口找了个斜坡的草地,惬意地半躺在那儿,就是一百八十度无死角的VIP观赛席。但就是这么好的位置,有时也难免被误伤。有一回,球员一脚大力球打偏了,势大力沉直奔我的脑门而来,却幸喜无碍。幼时对足球的印象仅限于此。

后来回老家上了县城的初中,就很少和足球扯上关系。当时老家很多同龄人,不仅没踢过球,恐怕连见都少见。高中时候,或许是在青春荷尔蒙的作用下,身边踢球的人从无到有,渐渐多了起来。课间有人也会到邮局买份体育类的报纸,谈论些跟足

球有关的话题。那个年代什么叫时尚?我不晓得。只知道那阵子,如果不能和同学聊一聊欧洲、南美的足球赛事,还有那些如雷贯耳的足球明星,在同学眼里也就和“土老帽”画等号了。课间走廊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脑袋,聊的经常是足球。仿佛没有哪一种运动,能这般挥洒青春不羁的激情和汗水。

我们那届有几位同学属于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后来的成了足协的创始元老。那时我身体瘦弱,只能在场边当热心观众,但那份年轻人渴望速度和激情的心情,同样能体会到他们驰骋球场的快乐。大学时代,缘于身边也有几位热爱足球的同学,我养成了看《体坛周报》和《足球报》的习惯。有一回看电影回来,我如往常一样在报摊买了报纸回宿舍看。就在我把头往外凑着宿舍昏黄的灯

光,看得入迷时,上铺的兄弟突然压着床板斜插下来,离我仅一线之隔。我猛地跳到地上,看着惊魂未定的兄弟,心里暗自庆幸:体育与健康,原本就是这么密不可分。

工作后,学校没有足球场,我也曾和学生一起到溪边沙滩上踢过“野球”,那是最放松欢快的时光。后来,足球彩票推出来的时候,几个年轻人还相约凑钱买了复式投注彩票,由最有研究的同事操刀投注。开奖前,大家纷纷憧憬着美好的前景。不过最终却和中国足球带给我们的体验一般: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最令人何以堪的是,猜中的场次竟然比另一位同事买单式的少。这倒也让我们真切体会到足球的无常与莫测。始料不及的是,后来的漫长岁月里,这不解的冤家带给我们的会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虽然早有人提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但真正能潜心于此,并一抓到底的,考验的却是人性。所幸的是,家乡的足协甫一成立,率先关注的就是校园足球。“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原本属于冷门的体育项目在家乡遍地开花,各个梯队的队伍拉起来,运动场一座座修建起来,在球场上奔跑的孩子们也多起来了。“身上有汗,眼里有光”终于不再是一句空谈。

尤其让我感到欣喜的是,这次夺冠的冠军队员里,就有几位来自老家村子和家乡学校的小伙子。他们从原本足球的荒漠里,冲出了一条通向希望和绿色的小路。回望过去,竟已是数十年的坚守。虽然足球曾经让我欢喜让我忧,但我有理由相信,“星光不负赶路人”,只要我们坚持一路默默浇灌下去,它将引我们走向那连天碧野,一路高歌。



## 无梦(外一章)

黄志奇

无梦,也未曾有梦。  
 暖春时节,一切都在萌动勃发,一切都在竞相复苏,一切都在只争朝夕,意欲分一碗羹汤,分一杯春水,为己续命,为己助力,为前程一再铺展,或由内而外,转轴辐射而去,或拔节升腾而直插苍穹。

那一根根小草,只是默默的旁观者。即便昂起来,长出些许念想,也是为风所吹,为尘所覆,难以随心所欲而四处肆意伸展。即便舒展,也不过是一片旷野的点缀,一段旅途的陪衬,一日三餐的配料,只与春景应和,无关自身前程之遐迩、之丰饶。

无为之举呀,着实难以附着。  
 难以附着呀,只缘无梦。  
 无梦之梦,也就是无为之为。  
 那团火,温热的是一方天地;那朵花,鲜亮的是一处门面;那缕香,萦绕的也是一隅居所——所有的一切喧嚣,一切的所有繁华,都与草木无关,与暖春无关。

一草一点露,只管静静赶路。行于鲜活尘世,不问繁华,不问归途。  
 梦与无梦,都是过眼云烟。

## 俯视

以俯视的姿势,予以俯视。  
 俯视,便是一缕缕亮光,从苍穹洒落,普照苍茫,给予每一寸土地以温暖。一切尽力而为,为之覆盖。可还是有些许沟壑被遮蔽被掩盖,难以企及,实为爱莫能助啊。只因这份光亮生来坦荡,不懂得迂回曲折,只循着本心奔往。  
 一朵云从远山款款飘来,积攒重量,化雨飘洒,哪里有干旱,哪里有燥热,哪里有需求,便予以投怀送抱,以滋润、丰盈生命茁壮成长。即便成为流水,也在所不惜,往低处去,与大地融为一体,与人间攀缘的执念背道而驰。

一座高山,虽头顶蓝天,却也直面脚下,予以俯视和照料。那些泥土沙石,草木生灵,都在视野之内,被温柔俯瞰与守护。  
 即便是一株小草,在风中摇曳,有“两边倒”之名,却也是低头顾及路过的蚂蚁,以匍匐之身为迷途者留足一条小径,或是为之打通生活路程最后,而根系更是怀揣泥土的深情,径自直入,与地下所有的生灵与宝藏打成一片,相依相伴,牢牢固守,至死不移。

啊,每一次俯视,都是一场爱的播撒!  
 爱,从俯视开始。



# 织就乡愁之网 铸就同心之城

姚添丁



生体验中华文化的多元魅力。在“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上,来自印尼、泰国的华裔师生

余光中先生的一首《乡愁》勾勒出无数中国人心中的温暖故乡情结,成为一代代人心目中魂牵梦萦的朴素表达。近年来,南安通过创新实施乡愁赋能凝聚侨心侨力路径,成功织就一张凝聚400万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乡愁之网。读懂南安创新乡愁赋能凝聚侨心侨力的路径启示,既是对南安这座城市自身优秀侨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和深情展望,也为其他城市深入挖掘利用侨文化提供宝贵契机以及有益借鉴。

南安成功织就乡愁之网,铸就同心之城,关键在于守护好根脉、赓续好乡情。“参天之本,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我们从哪里来?身处何处?又要到哪儿去?这是一个关乎身体栖息和心灵归属的叩问,努力把根脉留住守护好、努力把乡情铭记赓续好,让乡愁基因在血脉传承延续中愈发饱满浓烈,升华转化为群体性的情感认同、故乡认同和文化认同,这成为我们直面并回答这个叩问的“金钥匙”。南安首创推出《基层侨联组织工作“一张图”流程指南》,创新探索搭建集服务网、宣传网、信息网和咨询为一体的“三网一号”寻根志愿服务机制;在全省率先将村级侨联工作者纳入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已经拥有专、兼职侨联工作者1000

多名;石井镇的泉金“小三通”客运码头首设族谱对接寻根咨询服务,通过族谱对接联络箱、联系卡及微信小程序二维码组成台胞寻根“服务器”。目前,南安已经举办42期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七届郑成功文化节和九届南安(国际)凤山文化旅游节。南安以志愿服务为依托,以规范流程为要点,以队伍培养为支撑,以活动开展为载体,深入实施“一揽子”寻根措施,成功让根脉文化深入人心蔚然成风,让乡情滋养润泽武荣大地。

南安成功织就乡愁之网,铸就同心之城,关键在于保护好侨厝、留住好记忆。村庄是被留存着的精神原乡,侨厝是被呵护着的乡愁家园。作家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道“一个人心中的家,并不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是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对于那些离家在外的游子来说,只要家乡的房子还在,关于家园的一切记忆就还在,所有乡音乡情乡愁就永远都在。今天的南安,星罗棋布的侨厝房子诉说着往昔熟悉亲切的乡愁故事,沉淀并且承载着无数海外游子浓烈的乡愁烙印。南安出台实施《关于贯彻落实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文物保护单位九条措施》《“南安侨厝”保护利用三年专项行动方案》等文件,通过组织全面普查、分批认定公布、重点保护提升和创新活化利用,强化华侨建筑遗产保护利用,凝聚并唤起广大游子乡愁记忆。目前,南安已经完成普查华侨建筑622栋,公布涉侨历史建筑共95栋,其中22栋涉侨历史建筑,已完成全部涉侨历史建筑的测绘建

档,保护图则编制和挂牌保护。具体具象的乡愁,清楚清晰的记忆,侨厝存在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此。

南安成功织就乡愁之网,铸就同心之城,关键在于共建好家园、扮靓好侨乡。乡愁汇聚侨心侨力,乡愁赋能家乡发展,同心同行建设好共同家园,这是乡愁情怀和城市发展的双向幸福奔赴。这种奔赴的指向意义在于彼此成就,共融共生以及实现发展,由此发展成为华侨之城南安的一道亮丽名片。这张特殊名片的背后折射的是乡愁文化光芒、发展核心要义和未来奔赴愿景。南安组织开展“聚侨赋能,南商回归”“扬帆出海,再下南洋”行动,构建行业协会与海内外异地商会互动协作机制,将400万名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赤子情怀转化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首设“家乡好货带货仓”全新模式,迪拜展销会更是斩获超亿元订单,印尼建材展“世界屋南安造”口号响彻南洋。

今天的南安,已然织就乡愁之网、铸就同心之城,这是一个温暖的同心奔赴成就,也是一条光明的同向发展大道。最美乡音南安,最美乡情南安,最美乡愁南安,从血脉寻根到文化固根的脚步不停歇,从古厝守护到助力发展的奋斗不止步,南安这座侨乡之城、崛起之城和成功之城,必将凝聚更多侨心侨力、积蓄更多乡音乡情,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征程中书写更多更精彩乡音乡情乡愁篇章。



## 湖头米粉

苏太阳

在闽南钟灵毓秀的山间,安溪湖头镇如温润明珠,被连绵青山环抱,静卧于岁月长河。这里山如青黛诗行,水似灵动乐章,潺潺溪流滋养万物,更孕育出承载千年故事与乡愁的美食——湖头米粉。

湖头米粉的传说始于清康熙年间,如悠扬古曲在时光中传唱。公元1681年,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康熙帝二十七岁生辰将设宴庆贺。消息传到安溪湖头镇,时任内阁学士的李光地正归乡省亲。面对皇帝盛宴,山高路险、生活困苦的湖头百姓愁于无像样贺礼。李光地望着故乡山水,忆起童年在东岳庙随长辈学做水粉——用湖头泉水制成的米粉柔韧细腻,口感绝佳。他心生一计:将米粉制成粗条晒干,作为贡品献给皇帝。于是召集乡邻连夜赶制,一箱箱承载百姓心意的米粉被送往京城,美食传奇就此启幕。

宴席上,李光地亲自动手,以肉丝、虾仁、香菇炒米粉,浇上浓郁肉骨汤。金黄透明的米粉吸饱汤汁,宛如重生,散发诱人光泽。入口滑如青丝、韧若胶浆,独特口感瞬间征服康熙帝味蕾。皇帝龙颜大悦,当场赐名“米粉王”。从此,湖头米粉从民间粗食跃升为宫廷贡品,名扬四海,开启辉煌传奇。

湖头米粉是闽南餐桌上的“百变精灵”,既能独当一面,又能与食材相得益彰。经典的炒米粉堪称一绝:热锅凉油爆香葱蒜,香气弥漫;加入肉丝、虾仁、香菇翻炒,食材跳跃交织成乐章;倒入泡发米粉大火快炒,双筷翻动间,米粉渐呈金黄透明,仿佛被赋予新生。最后撒上蒜泥,香气迸发,令人垂涎。入口滑嫩,米香浓郁,味蕾绽放,回味无穷。

在湖头,米粉是节庆与待客的必备。中秋家宴上,炒米粉化月餅甜糯,添团圆温馨;婚丧嫁娶时,米粉汤承载心意,传递浓情;远行游子行囊中,母亲塞进的米粉箱,是异乡舌尖的乡愁。那滑嫩口感与浓郁米香,总让人忆起母亲灶台忙碌的身影、邻里分享美食的欢笑,更藏着闽南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如今,湖头米粉走出闽南,畅销港澳台及东南亚,成为人们寄托乡愁的“文化符号”,裹着故乡烟火,漂过千山万水,将心底念想递到异乡舌尖。



## 故土春深

吴奇勇

车子拐进村子,远远就望见水尾宫,燕尾脊映着蓝蓝的天空。旁边那棵百年梨树开花了,如巨伞,撑开一片白茫茫。小广场静静的,前年种下的一排黄铃木,现在叶子还没有长出来,枝条上满是花,黄灿灿,一朵朵像灯笼,仿佛在静静等候着什么。

车停在小广场。小山村在我的眼前缓缓铺展,这是生我养我的村庄,熟悉又带着几分新鲜。老屋还在,土路和石阶拥着,檐下小燕子进进出出。新楼房错落有致,连着水泥路,三角梅沿路盛放。那些从远方来的盆栽花木,春节前登堂入室,如今在门口排队,尽情晒太阳,是乡村的新朋友。

福贵迎面遇见:“回来啦。”我说:“是,回来了。”“常回来看看”他说完,扛着锄头转身离开,沿着山道,往田野走去,身后跟着一条大黑狗,像在默默寻找什么。

菜园里的油菜花开了,牛皮菜一棵棵互相挤挨。豌豆的藤蔓顺着竹条向上攀爬,有的开着花,有的已结出嫩绿欲滴的豆荚。

新筑的田埂光溜溜,绕着水田蜿蜒延伸,秧苗伏在田角,细如青丝,一抹新绿。  
 我俯身捏一把泥土,软软的,是被蚯蚓松过的吧。闻一闻,好新鲜,又赶紧放回。这时,海勇哥打来电话,邀我去他的果园看看。

果园在茶园旁边。茶园顺着山势层层铺展,青绿翻涌,新抽的一芽两叶顶着阳光。蜜蜂、蝴蝶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虫,一起忙碌着,各忙其事,互不干扰,自在安然。我听到鸟鸣,好像是另一座山坡飘过来的,清脆清脆。我想起童年采山花,扎成环戴在头上,或是缠在腰间的往事,忍不住笑出声来。

往回走的路上,碰到富洋婶挑着担,迎面而来。我主动和她打招呼,她说:“今天几个堂亲帮忙种树,带饭给他们吃。”走几步,我往村里望去,炊烟袅袅。远处,茶农的父亲赶着羊群从旗峰山下下来。  
 我在老榕树下徘徊,山风吹过来,老榕深褐的长须轻轻晃动,仿佛也在倾听什么。春天在城里,是风景;春天在乡下,是生活,是烟火,是生不息。

春风浩荡,万物蓬勃。乡下,是春天的故土。一草一木,一风一露,都在无声地告诉你:春天来了,日子,也跟着慢慢向好、向暖、向亮。  
 “勇啊,回家吃饭。”是母亲在叫我。我拍拍身上的土,朝那声呼唤走去。这双手,刚刚捏过故乡的土,一会儿就要端起母亲煮的饭菜。原来,春天从泥土里长出来,也长进一碗家常里。我们跟着时节,慢慢地走,一抬头,满目皆是明媚。